

宋元陶瓷纹样审美的文化特征因素研究

吴剑锋, 史凌超, 黄薇
(浙江工业大学, 杭州 310023)

摘要: **目的** 从深层次探究宋元时期陶瓷纹样所代表的文化意蕴及在艺术审美中的表现。**方法** 通过分析宋元时代背景, 将宋元时期文化特征因素和陶瓷装饰纹样的审美表现相联系, 从“理学”文化、“天人合一”思想、儒禅追求、宗教弱化、民族融合、平民觉醒、书画发展 7 个文化特征因素出发, 结合典型案例对宋元陶瓷装饰纹样进行审美解读。**结论** 在宋元时期特定的社会背景下, 传统陶瓷纹样的审美表现深受多方文化特征影响, 在纹样艺术审美中呈现出特有的时代文化现象, 流露出民众的审美观念和意识情感。

关键词: 宋元陶瓷; 纹样审美; 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 J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9)06-0094-06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19.06.017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Factors of Ceramic Pattern Aesthetics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U Jian-feng, SHI Ling-chao, HUANG Wei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represented by ceramic patterns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d the expression in artistic aesthetics from a deep level. By analyz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ere linked with the aesthetic expression of ceramic decorative patterns. From the seve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o – Confucianism” culture,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ought, the pursuit of Confucianism and Zen, religious weakening, ethnic integration, the awakening of the common peop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the aesthe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eramic decorative patterns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ypical cases. Under the specific social background of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aesthetic expression of traditional ceramic patterns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variou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shows a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on in the art of patterns and reveals the aesthetic concept and conscious emotion of the people.

KEY WORDS: ceramics of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pattern aesthetic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作为中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顶峰阶段, 宋元时期陶瓷器物因其精良制作和相对廉价成本开始逐步取代金属和漆器, 成为生活常用器物, 因而其上纹饰也兴盛起来。现有研究显示该时期纹样种类齐全且风格多样, 构成的形、势、意基本定型成熟, 成为历代美学家与史学家评述重点^[1]。研究多集中在纹样构成、艺术特征、工艺及意蕴等方面, 对宋元陶瓷纹样审美的

文化特征因素研究尚不完善。结合宋元独特时代背景归纳其文化特征: 宋代“偃武修文”政策造成军事疲乏, 读书求仕的社会价值取向使文人阶层成为社会文化的代表, 文人阶层主导的“理学”、“天人合一”、儒禅、书画等文化表现显著; 宋元商业发达带来社会富庶, 平民觉醒促使文人儒雅之风向民间传播, 宗教与民俗结合推动世俗化发展; 元代国家一统, 民族融合

收稿日期: 2018-10-12

基金项目: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M17JC051)

作者简介: 吴剑锋 (1976—), 男, 吉林人, 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设计技术与交互设计。

通信作者: 黄薇 (1963—), 女, 浙江人,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用户研究与产品设计。

趋势加强又激荡起多元文化碰撞。这些社会文化促使宋元整体社会审美认知水平较高,影响到陶瓷纹样而形成雅俗共赏的独特艺术风格。本文提取宋元典型文化特征对陶瓷纹样审美体现进行分析,进一步体会纹样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价值^[2-3]。

1 “理学”文化构建纹饰的理性之势

宋重文轻武,激发全社会空前读书热情,“士大夫”阶层通过科举入仕成为国家政权的间接掌控者,以高度完备的理学体系为核心构建的士大夫文化成为上流社会审美核心^[4]。如果把唐代工艺美术风格概括为“情”,宋代则可概括为“理”。“士大夫”阶层本性中和,强调追寻人生真谛和心灵相通;沉文思辨,提倡修心养性而压抑欲求;形成礼乐传统且遵循自然规则,与理学追随的“纲常伦理”达成一致,表达理性内敛价值观。受“理学”文化影响,造型和纹样讲究中和之美,表现更多理性和规范性,但是趋向“教化”的观念,会禁锢器物个性化追求和情感表达。

宋初瓷器已开始将儒学社会礼器规范和政治教条化的功能展现出来,如宋代青白刻花瓷器,见图1,整体造型肃穆庄严,纹样花型刻画结构严谨内敛,主次分明,讲求平衡感。在陶瓷纹样之中结构形式规范化的几何元素是“理性”表现,正如故宫博物院藏品宋代白釉剔花卷枝纹瓶,见图2,瓶身上舒展的花叶纹样与几何纹样对比鲜明,纹样骨骼结构明显,遵循秩序规则且不失美感。作为古代君王祭祀重器,设计符合儒家“礼为天下先”的思想,彰显理性主义装饰风格。



图1 青白刻花瓷器
Fig.1 Carved celadon and white china



图2 卷枝纹瓶
Fig.2 Cirrus pattern bottle

2 “天人合一”带来纹饰的自然之趋

宋元推崇“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提倡效法自然来美化、完善、甚至创造器物。“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主张个体感受生命情感,亲近自然灵气,在俯察自然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创造美好事物^[5]。受这种美学思想影响,表现为通过提炼自然环境中的具象事物,用抽象纹样表达出人类情感和自然宇宙之间的关系,追求实用与自然审美的内在统一。

在此审美趋势影响下,宋代纹样虽沿袭唐代纹样的形式感,但已无唐代的富丽奔放,而呈现出精致内敛、自然文雅的风格特征。如故宫博物院藏品黄褐釉彩绘双鱼纹盆,见图3,通体黄绿色釉淡雅润朗,盆里绘有双鱼戏水图,鱼身刻有生动鳞片,盆身饰有水草纹样蔓延婉转,画面明显回归自然,表达出质朴淡雅、追求天然的理想主义装饰风格。元代缠枝纹样较宋代更显大胆奔放、自然贴切,如上海博物馆藏品元代青花瓷缠枝牡丹纹梅瓶,见图4,更加写实自然花卉,衬以展茂枝叶,纹样整体性强,表达手法舒展奔放,也不乏细腻之感。纹样特点符合士大夫对自然的追求和直抒心意的渴望,与“天人合一”思想不谋而合,贯穿于宋元纹样发展历史之中。



图3 双鱼纹盆
Fig.3 Two-fish pattern basin



图4 缠枝牡丹纹梅瓶
Fig.4 Branch and peony pattern plum bottle

3 儒禅追求促进纹饰的意境之态

宋元时期内忧外患,禅宗开始影响上层阶层的审美观,保守的封建社会开始衰落,儒家学说的忠孝仁爱等积极美学观点受到冲击,逐渐暴露消极成分,而佛教儒化的最高产物——禅宗思想开始影响上层阶层审美观^[6]。宋朝偏安一隅,上层阶层为寻求自我解脱,寄情感于禅学思想,将美好事物与个体建立极为微妙的情感联系,思考人文价值,追求自由,讲求明心见性的最高心灵境界,享受精神关怀。器物特点可概括为儒“型”禅“意”,外观造型符合儒家礼器之规范,纹样、釉色和涵义更追求禅宗美学,纹饰更有心禅相通之意。

宋元时期陶瓷器物装饰之上常见竹饰纹样,文人通过竹纹表达内心情感,追求人格和内心修善的展现。如故宫博物院藏品宋代黄釉黑彩竹纹瓶,见图5,瓶身施以褐黄釉,之下覆黑彩竹纹,整体釉色对比弱化,大量竹纹绘于腹部,参差而洒脱,丛簇虚实相间结合,波纹和弦纹作点缀,虚幻之间纹样展露“空”与“幻”的禅宗之道,空旷而雅致的意境和禅宗之道交融相应,更具韵味之美。到元代纹样装饰重构概括,主观审美成分增多,如上海博物馆藏品元代花卉纹梅瓶,见图6,瓶身之上大块黑白色彩对比,纹样简逸概括,摆脱传统束缚,彻达心性,更好表现出洒脱的禅宗意境。在宋元大文化背景下,不同思想学说影响着各自鲜明的纹样风格,通过审美哲学体现出社会的艺术造诣。



图5 竹纹瓶
Fig.5 Bamboo pattern bottle



图6 花卉纹梅瓶
Fig.6 Floral plum bottle

4 宗教弱化导致纹饰的世俗之用

佛教作为外来复杂的宗教文化载体,到宋初受道家理学影响,佛教信仰已无唐代时期的兴盛^[7]。随着佛教东进,与宋元传统文化相互影响交融,本土化进程加快,很多佛学器物的宗教文化趋于淡化,世俗之气愈来愈浓,总体呈现生活情趣化。宋代之后,大量宗教文化题材图案出现在日常生活器皿之中,成为纯装饰性的表现,宗教图案的社会生活化倾向明显,纹样凸显美化生活之寓意。

佛教传入中国后主要器物装饰题材就是莲花纹样,魏晋南北朝时莲花纹饰大量存在佛教器物里,为宗教而服务^[8]。如江西省博物馆藏品南朝莲纹托碗,见图7,碗与托盘相契合,瓷碗外部饰以浑润肥厚的莲花瓣,托盘内铺展开完整莲纹,传达出肃穆宁静的宗教韵味。宋朝开始改变“佛供”功能,纹饰虽然对佛教莲纹仍然有些许程式化传承,但总体为宗教服务的意义弱化。在宋人精致的日常图案中常有莲花纹样巧妙镶嵌其中,如北宋早期耀州窑产的青釉莲花瓣碗,见图8,纹饰刻画较深,包裹在外壁的3层莲花瓣叠加递进,立体感强,相较前代碗的造型更适于日常之用,质朴清新的莲纹装饰风格表现出对生活的美化。元代末期受印画工艺影响,莲花纹样有的依附于器物之上,有的交融于瓷釉之中,如元代末期的青花莲花纹梅瓶,见图9,莲花纹饰写实和写意相交融,精彩



图7 莲纹托碗
Fig.7 Lotus pattern support bowl



图8 青釉莲花瓣碗
Fig.8 Green glaze lotus petal bowl



图9 莲花纹梅瓶
Fig.9 Lotus pattern plum bottle

画面展现生动舒展之势，内敛精致而更具世俗之势，削弱了神秘庄严的佛教之感，反而带来自然清新之感。纹样宗教色彩削弱，体现自然世俗之美，表达出普通民众对生活美好的憧憬和追求。

5 民族融合增添纹饰的民族之美

元朝国家一统，“北人南下”、“南人北上”风潮带来多民族文化交织，蒙汉文明碰撞带来游牧民族和汉民族的交流，北方的浓烈粗犷与南方的温柔典雅形成对比，草原风气与中原繁景相映成辉，从而使南北民

族文化结构走向的包容与传承得到扩展。元以前的文化以传统礼教的“雅”为中心，伴随元代多元文化审美的开放而向“俗”演进，推动中原俗文化的发展^[9]。在瓷器上开始出现用少数民族样式特征来表达中原纹样的内容，在沿袭宋代纹样风格的基础上更多显出多民族文化特征。地域民族融合为纹样发展带来独特之美，开创纹样发展新趋势。

江南地区的吉州窑以将地方风格与汉民族特色结合为著名，烧制的器物都为汉族制瓷工艺之珍品。如故宫博物院藏品元代吉州窑白地黑花卷草纹罐，见图10，基于自身江南特色，将北方磁州窑白地黑花技法的强烈色彩弱化，其白地泛黄、黑花发褐，呈现较温和效果。瓷器外壁纹样形态圆润，缠枝卷草纹向内蔓延，粗犷流畅的纹样主题颇具民族图腾之特色，经融合提炼后更显生动大气。元代民族融合趋势加强，故宫博物院藏品釉里红地白花暗刻云龙纹四系扁壶，见图11，是元代宫廷用品，通体白釉色中透露



图10 卷草纹罐
Fig.10 Curly grass Pattern jar



图11 云龙纹四系扁壶
Fig.11 Cloud-dragon pattern flat pot

青灰,红釉填于壶面两主侧,龙纹、灵芝形云纹、火珠纹、如意云头纹和折枝花纹覆刻之上,整体纹样表达出北方游牧民族洒脱旷达之感。多区域民族群体文化之间的动态碰撞和交织带动新纹样的精神和活力,蕴含更丰厚文化造诣的纹样凸显出多民族智慧。

6 平民觉醒凸显纹饰的民俗之意

宋朝经济发展和农业复苏带来繁荣稳定的市井生活,满足平民基础生存需要,从而促使平民阶层的自我觉醒,开始追求生活享受需要,引起民俗娱乐地位提升,社会生活中俗事雅事交错,伴随民间制作的发达带来很多载有生活纹样的民间用器^[10]。平民阶层文化认知素养和视野虽不如贵族阶层高深,但也通过多种特殊方式描绘出现实而精彩的平民题材,作为百姓精神调适的入口,将朴素生活和存在物质进行精练,创造信仰层面的审美意识。设计审美更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行为和审美情趣,对下层百姓生活进行真实表达,将对生活美好的祝愿通过器物纹样提炼出来,纹样图案表现得更加世俗生活化。

自隋唐以来人物绘画成为主流,各派画家在不同程度绘制了很多生活情境中的人物画面,是对平民阶层文化思想和审美趣味的经典体现。宋代尝试将婴戏图饰于瓷器之上,频繁出现的瓷枕婴戏纹样把平民琐碎生活刻画得淋漓尽致^[11],如故宫博物院藏品宋代磁州窑白地黑花婴戏枕,见图 12,窑洞工艺者以孩童玩耍场景为主题勾勒简洁明朗的画面,用半写意手法描绘孩童察觉鸟儿着落而引起的惊愕而兴奋的生动神态,人物身体比例准确,寥寥几笔把孩童打闹之趣描绘到位,将百姓祈福多子多孙的传统思想通过民间艺术朴实的传达出来。除婴戏纹样,还有更丰富的人物纹样饰于枕器,如故宫博物院藏品宋代绿釉三彩划花人物纹枕,见图 13,枕面之上以刻划技法绘制,纹样施以绿黄两彩,前人黄衣手持鱼篓,后者绿衣扛杆,似去结伴垂钓,周围衬以景物相随,枕面左右黄



图 13 人物纹枕
Fig.13 Figure pattern pillow

地开光内绘有白花绿叶,画面春意盎然,极具平民生活之趣。瓷瓶器物上的生动纹样是对百姓生活的最好记载,与平民百姓建立密切联系,独特方式使纹样题材和风格的表达范围得到扩展,瓷瓶纹样得到源远流长。

7 诗词书画带来纹饰的内容之新

在中国美术史上宋代是文人兴盛期,诗词、书画等文艺形式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到元代仍有延续发展。上层阶层审美兴趣偏向于自然山水,通过对山水、花鸟的书画创作来表达情感,将诗歌书画和文人艺术内涵相结合,美学思想趋于内心情趣与自然意境的融合;院体画追求写实风格,融入到器物工艺中凸显诗意之美^[12]。在崇文尚儒风气之下,器物推崇绘画性装饰,讲究纹饰如书画且题材丰富多变。

宋词是中国诗歌发展巅峰典范之一,南宋胡寅曾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以苏轼为代表的文学大家盛行,枕器之上不乏苏词呈现。如宋代磁州窑文字枕,见图 14,瓷枕白釉黑绘,枕面楷书有苏词《菩萨蛮》回文词,词韵风格委婉,四周点缀卷草纹样,通体呈现秀气清雅而又苍劲沉郁之感的书法装饰效果。宋代绘画形式的融入给纹样发展带来新内容,如故宫博物院藏品宋代白地黑花竹纹枕,见图 15,枕器纹样采用中国传统水



图 12 婴戏纹枕
Fig.12 Children's play pattern pillow



图 14 文字枕
Fig.14 Chinese character pattern pillow

墨画的视觉效果，用简笔画法将篁竹纹样概括勾勒，呈现挺拔之感，中国画的笔墨意韵和黑白分明的艺术特点表达强烈，使人融入美妙轻松的自然之中。元代比宋代绘画纹样更加细腻丰富，故宫博物院藏品元代青花鱼莲纹罐，见图16，采用釉上绘画技法勾勒浪花纹、缠枝牡丹纹、鱼莲纹、卷草纹和仰莲瓣纹，画面主次分明且效果生动，运用墨汁本身深浅色调堆积来体现立体感，借以中国画的虚实之意，倾诉别样韵味的鱼儿戏水场景。多种形式的器物装饰发展使瓷器绘制装饰风格得到大发展，促使社会审美意识提高。



图15 竹纹枕
Fig.15 Bamboo pattern pillow



图16 鱼莲纹罐
Fig.16 Fish and lotus pattern pot

8 结语

无论是儒雅精致的宋代还是婉丽多彩的元代，审美趋势都是对时境文化意蕴的表达，引导民众审美观念发展。上层阶层促进意识形态发展，民间工匠推动实践技艺，陶瓷工艺用生动纹样将审美的抽象理念艺术性地体现，是匠人用艺术审美形式来解读社会文化和把握具象世界的智慧体现，从而带来新艺术设计，造就经典之作。这些都值得后人研究，不拘泥于表面符号化的表现，更多体会纹样的精神文化，深刻思考传统工艺和现代审美的关系，为现代装饰设计提供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

- [1] 陈睿忻. 宋代丝绸植物纹样的审美意蕴研究[D]. 杭州: 浙江理工大学, 2016.
CHEN Rui-xin. Study on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s of Herbal Patterns on Pure Silk Fabrics in the Song Dynasty[D]. Hangzhou: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2016.
- [2] 赵娟. 古代陶瓷艺术发展中的文化影响因素研究[J]. 陶瓷学报, 2017, 38(5): 780—782.
ZHAO Juan. The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Influence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eramic Art[J]. Journal of Ceramics, 2017, 38(5): 780—782.
- [3] 谷莉. 宋辽夏金装饰纹样研究[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8.
GU Li. On Decorative Patterns of Liao, Song, Xia and Jin Dynasty[M]. Beijing: China Theatre Press, 2018.
- [4] 裴晓冬. 宋代文人画所反映的士大夫精神世界研究[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PEI Xiao-dong. The Study of Scholar Bureaucratic Spiritual World Reflected in Literati Paintings of the Song Dynasty[D]. Changchu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2017.
- [5] 陈晓. 中国传统美学中“天人合一”观的内蕴及其价值[J]. 求索, 2015(12): 80—84.
CHEN Xiao.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Harmony of Nature and Ma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s[J]. Seeker, 2015(12): 80—84.
- [6] 南怀瑾. 禅宗与道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NAN Huai-jin. Zen and Taoism[M].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6.
- [7] 陈佳. 莲花纹在陶瓷运用上的演变过程探析[J]. 上海工艺美术, 2015(2): 75—77.
CHEN Jia.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Lotus Pattern in the Ceramic on the Offence[J]. Shanghai Art & Crafts, 2015(2): 75—77.
- [8] 徐雯. 宋代青瓷与莲纹样的发展变化研究[J]. 艺术研究, 2017(3): 40—41.
XU Wen.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Celadon and Lotus Patterns in Song Dynasty[J]. Art Research, 2017(3): 40—41.
- [9] 谭本龙. 论宋元时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学的生态互动[J]. 贵州民族研究, 2016, 37(5): 176—179.
TAN Ben-long. On the Ecolog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Minority Culture and Central Plains Literature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16, 37(5): 176—179.
- [10] 陈彦姝. 俗世雅韵——宋人生活与器用之逸事[J]. 装饰, 2016(1): 16—21.
CHEN Yan-shu. The Elegant Appeal in a Secular World: Stories of Artifacts and Daily Life of the Song Dynasty[J]. Zhuangshi, 2016(1): 16—21.
- [11] 刘良佑. 优雅: 陶瓷之路[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LIU Liang-you. Elegant: Ceramic Road[M]. 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2016.
- [12] 黄宗贤. 中国美术史纲[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
HUANG Zong-xian. Art History of China[M]. Beiji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4.